

◎ 散文

大鸿寨,我是第一次来。

大鸿寨位于河南省禹州市西北边陲鸠山镇境内。去的时候是初夏午后。阳光明媚,众山青翠。

翻过山的垭口,众山腾越,地脉逶迤。我们的旅行车在寨门前停了下来,寨子大门看上去很养眼,天光环绕,让我们看到的天地透亮起来。我们看着寨门有些迷离,也有些清幽。

车子向寨子深处行进,移开这沉重的肉身,有一道光照过来,亮处更亮,暗处更暗了。在这样的沟壑之间,有这样的配搭,当是好的图画,画画写字者欢喜,山水也是欢喜的。

在寨子的半山腰,一片壮美的别墅群映入我们的眼帘。

在碧水潺潺溪水畅欢的龙泉溪边,在绿树滴翠湖水掩映的龙泉山庄,数十栋古色古香、精致典雅的木屋别墅,若隐若现藏身其中。如果不是慕名而来,如果不是置身其中,真难相信脚下这方土,头上这片天,竟然真的就是世外桃源。

曾有游客诗云:龙泉山庄养心苑,如诗如画如梦幻。逍遥床上只一宿,尘世人间逾千年。

晚上,我们就住宿在这人间仙境的龙泉别墅。

晚餐也是很丰盛的。来时我们自带了羊肉串、鸡翅、烤肠、黄瓜、西红柿等食材,晚上我们支起了架子烧烤。同行两位美女娴熟的烤串技法,赢得了游客阵阵啧啧赞叹。我们自己动手烤出的羊

大鸿寨

王科军

肉串色香味俱全,大家吃着喝着唱着,格外开心。

第二天早上,我们起床洗漱后,从大鸿寨龙泉山庄出发,首先看到的是一棵距今已有一千四百余年的雌性白果树,又称银杏树。树高二十五米之多,树围四点左右,三人难以合抱,绿叶葱葱,古朴的民风里还把古树当作神灵敬奉,树上挂有许多红绸带,是人们美好的祝愿!据当地人介绍,此树上住有神仙,如有人攀枝折叶,摘其果实,就会遭到报应,所以该树无人敢乱动,只等果熟叶落,方可进行采拾。关于这棵树还有一个美丽的爱情传说:这棵树和神■的一棵雄性白果树以风为媒结为了夫妻。旁生子树,根体相连,似慈母抱子,情深意切,耐人寻味。在千年古树的身后,有一座千年古刹,气势恢弘,蔚为壮观。残碑记载为龙泉寺。建于南北朝时期,为少林下院。

我们一路攀登,在同事们的相互鼓励和帮衬下,终于到达卧佛台。站在观佛台向西看,一尊卧佛就呈现在面前。它的头朝南、足朝北,仰面而卧,佛手、额、眉、鼻、口、颧清楚明晰,佛腹自南向

北渐高渐大。尤为奇特的是,佛腹的最高处又显一人面型,仍是五官清晰。卧佛似在假寐,又像是望天静思,神情悠然自得。令人惊叹地壳运动,造就了天然卧佛山,它是目前亚洲发现的第一大天然卧佛,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出家僧人、第一位西行取经的法师——朱士行之开悟圣地。

从大鸿寨北区自西向东,巍峨雄壮的大鸿寨主峰、尖峭峻拔的摘星楼、开阔平坦的珂垃垛依次排列。在这“三峰”的怀抱里,自西至东有簸箕掌、钻天洞、烽火台、一线天、过风口、吊桥坳、和尚洞、白果树、水帘洞等景观。这些景点或高悬于峭壁之上、或掩映于原始林木之间、或盘踞于沟壑之处、或凌翅于高峰之巅,有的清丽、有的雄浑、有的灵空、有的凝练,五光十色、琳琅满目。

南区自东向西,放眼望去,有蜘蛛山、梨辕山、兰花山、玛瑙山等景观。满山松柏柳翠,白杨参天,花椒飘香,刺槐成片,红山楂挂满枝头。与北区原始的自然林木花卉争奇斗妍,着实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风景区内,清泉小溪随

处可见,堤坝水库似明镜般点缀其间。据当地人介绍,大鸿寨红叶赛香山。每年的十月中下旬,漫山遍野的红叶,把群山装扮得分外妖娆。

在璀璨的夏日阳光下,黄桷树叶好像偷喝了醇厚而浓郁的美酒,忽地红得各有千秋:或桃红、或紫红、或嫣红、或猩红、或绛红、或鲜红,片片红叶纷纷露出灿烂的笑脸,鲜红似火,闪烁生辉,真是色彩缤纷、变化多端,令人叹为观止。

最后我们到达情人谷,大鸿寨因大鸿筑寨安民而得名。情人谷,位于大鸿寨景区东部,全长4公里,谷内林木葱郁、泉水叮咚、潭瀑成串。谷内还有生命之门、生命之根、飞豹攀崖、双鹰守望等,惟妙惟肖,令人拍手惊叹。

据游人介绍,相传这里是大鸿和素女的爱情发源地,他们的感情惊天动地。大鸿为国战死沙场后,妻子素女整日以泪洗面,泪水成河,坐化成山,以彰显二人之间坚贞的爱情。大鸿寨由此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天然景观,也是恋人们争相朝拜的地方。

午后,阳光慢慢矮下来,四处的绿树高出视野。我们走出寨门,青山是安静的,阳光是安静的,整个寨子也是安静的。离开寨子的时候,旅游团队的同事们异口同声地大喊:“大鸿寨,我们还会来的!”

旅行是一种念想,也是一种心情。一切都将回归原点,重新开始新的一天。

关于小麦(外二首)

尚纯江

那一粒麦子
在去年下霜的季节种下
茁壮的麦苗历经风霜
像我一生坎坷的路程
如今
黄灿灿的麦浪
把丰满的梦想载满
六月时节,机器隆隆
收获与绿色一起播种

小麦的家乡

那片平原,是我的家乡
豫东的麦季
是遍地金色的麦浪
金黄的涟漪,把自己推向家乡

童年,是大人的影子
推车,捡拾麦穗
割麦,牵牛打场
滚烫的阳光
翻晒着红色的臂膀

金色的麦穗
在石碾的吱吱扭扭声中
失去了锋芒
镰刀,在麦垄里出没
太阳,把镰刀打磨出银光

燕子与青蛙

翩翩飞舞的燕子
用呢喃细语
划开蓝天的清激
用燕尾服倾心打造创意台词
为开镰剪彩
为播种喝彩

荷塘的青蛙
在圆圆的荷叶上跳来跃去
用诗歌酝酿激情
唱响收获乐章
唱响滚滚麦浪
一不小心
那枚弯月圆了梦想

乐晚年(外二首)

崔国占

挥毫泼墨绘人生,
妙笔生花雅兴浓。
人至晚年找乐趣,
高吟俯唱生春风。

夕阳红
沧桑岁月两鬓斑,
几度春秋换皱颜。

晚霞夕阳吴七彩,
唱歌练拳乐尧天。

映余晖

夕阳无限好,
晚霞映余晖。
七彩人生梦,
染霜鬓髮摧。

孟夏收种有感

翟明

日煜千村金满天,
机吞万麦问心宽。
耕耘方晓勤前情,
收获才知苦后甜。

春燕衔枝犹料峭,
夏蝉惜热唱连绵。
忽闻空地播苗者,
再绿明朝百顷田。

周口六志

孙诚中

科职大学
海燕越颍川,
黉门眺东南。
俱进与时意,
鸿鹄焕新颜。
森林公园
驱车览幽径,
商水一望舒。
颍川浮晴光,
轻烟绕城疏。
永宁湖光
萦环风无影,
芳草碧连天。
冰轮映水处,
几许烟波晚。

阅《荷之韵》
荷塘半亩清,
不染尘埃净。
龙湖无边绿,
蛙声叠韵鸣。
古桥遗址
斜阳照古渡,
熙攘益亭亭。
明清诗家在,
同理赞新明!
武湾樱桃
妙女施粉黛,
玉指拈珠胎。
农家染王气,
玛瑙别院栽。

李乃庆中篇小说集《旅途愉快》出版发行



本报讯 (记者 李硕 文/图) 近日,周口作家、文博研究员李乃庆的中篇小说集《旅途愉快》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该小说集为河南作家协会重点扶持项目,是《双规》《司马万》《恍惚》《旅途愉快》《天边那朵雨做的云》五部中篇小说的合集(如图)。

该小说集的作品大多发表于知名文学刊物,发表时曾引起较大反响。《双规》,写一名副县长被双规的过程,揭开很多鲜为人知的秘密,让人眼界大开,在《北京文学》头条发表后被多家报刊转载。《司马万》,写一名要像司

马迁修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一样修出县志之绝唱的县志办公室主任,因为他秉笔直书,触动了官场一些人的神经,晨练时被人撞掉了生殖器,被称为“司马万”。《恍惚》,写空心村里一位不甘寂寞的孤寡老人进城欣赏美景,却被当作上访和神经不正常者被遣返的故事。《旅途愉快》,写一个拼团旅游的故事,一次本应愉快的旅游,却险象丛生,无奇不有,令人扼腕。《天边那朵雨做的云》,用一首歌曲的名字定名,写一对年轻人的爱情故事,“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云在风里窃透了心”年轻人如何对待爱情和婚姻,让人警醒。

此部小说集既写官场又写平民,既有满腹经纶的学者又有目不识丁的农民,既有复杂的人际关系又有哀婉的爱情故事,视角独到,引人入胜,人生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尽在其中。该作品之所以冠名《旅途愉快》,意在告诉读者,社会是一个综合体,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员,无论地位高低,身在何处,一生皆是一次旅途,途中都会有各种坎坷,能否把握自己,如何才能愉快,令人深思。

文艺动态

◎ 散文

老伴要补结婚照

姚化勤

已经奔古稀了,老伴忽然提出要补结婚照。发什么神经?孙子就要读中学了,怎好意思去照相馆重披婚纱,像时髦青年般罗曼蒂克?我很不以为然。

可是,一向夫唱妇随的老伴,这次却固执起来,嘴里振振有词:结婚40多年了,还没让摄影师拍过合影呢!瞧人家李姐补的结婚照多棒,咱也学他们时尚一回,品尝一下青春的滋味嘛。

老伴一脸认真,把“青春”两个字说得又慢又重。我不敢再当儿戏了。不过,记忆中的婚事办得简朴得无法再简朴了,没丁点儿的浪漫,这结婚照该如何补呢?我们早年的生活有许多值得回味的内容,需要补的又何止一张结婚照?

于是,一些尘封的往事便一幕幕重现眼前。

那年,我13岁,正上小学五年级。一个星期日的上午,母亲忽然说要和二婶一块带我去“相亲”。村前老涡河岸的半坡上,我和老伴如约见面了。虽说还是个毛孩子,但男女相悦或许是人的天性吧,第一眼我便被面前姑娘的美貌征服了。只见她瘦高的个儿,粗长的辫子,一双水灵灵的杏眼,向我瞄来的刹那间,腮上现出两个酒窝……我真有点魂不守舍了,一慌,竟连路上准备好的话全忘了,只是抱着几分忐忑,试探着问:“俺没意见,你愿意吗?”答:“回去跟奶和娘商量商量。”

接下来,选了一个黄道吉日,我家送她一身条绒布料,她家给我买了钢笔、笔记本之类的学习用品,就算订婚了。事情顺利得令人难以置信。

后来,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老伴上学早,当时已是全乡屈指可数的女中学生了(那时,全县20多个乡镇,仅有两所中学),怎么会看上我这个相貌平平且家境贫寒的小学生呢?一定是因为我们两家村庄相连,父母都是知根知底的

实诚人,所以红娘从中一撮合,双方就缔结了婚约。这只能是偏僻乡村里传统婚姻的遗产,带着明显的娃娃亲印痕。我和老伴那时顶多算一对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根本不懂得爱情的真谛,听的还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尽管如此,可我总是觉得要补结婚照的话,首先应该补上我们初次见面的镜头:那毕竟是我 and 老伴姻缘的开端啊!说来或许人们不会相信,这毫无感情基础的“相亲”和由此产生的婚约,后来竟也经受住了各种考验。

口头婚约变成了我家迎亲的大红喜字,时间:1973年8月12日。按说,结婚是人生大事,最应该拍照留念。现在的新郎新娘,谁没本新婚影集呢?然而,那时家落后得还靠牛拉铁犁耕种,贫穷得百十户人家的村庄借不到两辆自行车,更甭奢望找相机拍照了。我和老伴徒步跑到公社,领回结婚证书,然后向长辈分别三鞠躬,就完成了结婚的程序和仪式。如果现在硬要包装一番,去补拍什么“结婚照”,岂非歪曲了历史?与其如此,倒不如补两幅当年的生活照呢。

——一幅翁媳秋夜切薯干。那年头,乡亲们的生活简直苦不堪言:“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因为红薯高产,能填饱肚皮,村里的秋庄稼几乎全种成了它。每到收获季节,田野里一坡坡一片片,到处是家家分的红薯堆,算作来年的口粮。而鲜红薯很难储存,必须再切成薄片,撒开风干。这项劳动历时一个多月,缠手且累人。到时候,生产队总要实行半日制——上午集体出工,边刨红薯边分秤;下午,则各家切自家的红薯片。开始,我家的活儿主要由父亲和妹妹承担。后来,妹妹也成了家,老伴责无旁贷地接过了小姑肩上的担子。当时她已经被乡亲们推荐为民办

教师,无法享受半日制的待遇,只好放了学匆匆跑回家,再来加班经营我家的“口粮”。多少个凉风嗖嗖的秋夜,她和父亲或头顶一轮皓月、或肩披满天星斗,一人用刮子(切薯片的工具)不停地刮,一人扛着刮满薯片的箩筐不停地撒,每每忙到深更半夜,甚至通宵达旦。

那时的我稀里糊涂地成了我们村办初中的首届生,而且当上了“小先生”,后来还成了能够在公社范围内调动的代课老师,每月29元的工资。对这份意外得到的工作,全家人都十分珍惜,把我大熊猫似的保护起来。母亲多病,老伴和父亲几乎包揽了家里所有的活儿,让我能够安心去外村任教。我当然十分感恩父母,同时也感受到了老伴对我的一片真心。我们同是教师,她比我多干了那么多家务,却从没一句怨言,只希望我全身心地扑到工作上,将来再进一步成为公办教师。这不能不使我对她的感情急剧升温。人说结婚是爱情的坟墓,我们则恰恰相反,正是婚后的日常生活,增加了我们的相互了解,把我们的灵与肉结合成了一个整体,真正地恋爱了。可当时我们全家压根儿没拍过什么生活照,所以我常常不无遗憾地想,如果能有一张老伴和父亲月夜劳动的照片,提醒我不忘过去艰苦却充满温馨的日子,该有多好!

——一幅姑娘携锄赴考场。事情的发展出人意料,咋也想不到,老伴竟先我一年转成了公办教师。

民办教师考试一开始,老伴立即报名参加参加了。妹妹和老伴姑娘情深,一向支持嫂子的行动,这次更不遗余力,不仅考前经常回家帮忙,尽量为嫂子创造复习的条件,考试时还不顾自己怀有身孕,陪嫂子同赴设在县城的考场,照看哺乳期的侄儿。舍不得住宾馆,她们就

新华社发